

春秋胡氏傳

三

春秋胡氏傳
PDG

春秋傳卷第十五

文公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



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格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

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嚮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旣而悔之正矣秦不顧

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
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
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
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
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
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
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
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

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稱止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攷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邠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

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遽蔭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卅室屋壞

卅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卅室羣公稱宮書卅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

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攷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華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纍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
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
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
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
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
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
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
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也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
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之心知其孤危
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
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

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僻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

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
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
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
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
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
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
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叔臧孫
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
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
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尔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焉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

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後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天子班朝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朝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朝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急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父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泥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

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